衎石齋記事稾

大文合理小文愜情情理兩
得諸彙雖積如此廿年
益以閱歷圓之見道路圍
可也

嘉慶戊辰四月偶書

世愚弟張問陶讀

衎石錢弟將之粤予謂粤中梓人良且直廉盍盡刻所箸古文辭以自快乎衎石謝不可予因言吾將序子之文腹稾已具子不欲得之乎衎石乃曰諾子之序朝至則吾文暮授梓以酬子之意抵粤一年書來又謂自覽所作未可示人無以則刻記事之稾若干篇文雖不工事則據實或可當筆談聞見錄之流爾然亦必待子之序至而後謀之嘻吾不知衎石意不欲刻知吾拙於文而故困之邪抑誠欲得吾之序以彰吾兩人相與之雅傳之人人邪吾序姑往以占衎石之意何如也衎石幼

讀書予家天資過人蚤爲吾祖父所器異長而學詩於吾父餘齋府君及梓廬朱大令學辭賦於儋嶠王太守學舉業於西麓許廣文獨古文辭無所師承自其十歲爲卜孝廉傳已具史裁逮中年所作知文者皆謂遠紹東京近接北宋而吾謂衎石好學深思又從政日久識高而心靜達於事理之原通於性情之故其見於文也或正容莊論使人凜然以肅蓋有得於古之誥誡者開心巽語使人悠然以思蓋有得於古之諷諭者假事以託意循末而見本有以感人心而裨世教迺若前代弁

州四部舖陳事實徒以多爲貴而已又曷足比哉予所知於衎石記事之文者如此惟是衎石家世翰林身躋著作之廷不得久處然其賦頌藻麗之文幾盈一篋衎石雖嘗棄之往往毁而復作今又將盡棄之邪惜已又衎石昔與予共治經爲旬課其於六書形聲三代制度攷釋辨駁自癸亥以後五年閒兩人積槀各數萬言衎石倘可續刻之則予之荒言將附之以傳而吾又將爲之序衎石更欲得之否乎道光甲午孟冬表兄德清戚

徐石齋記事稾目錄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七

卷之九

卷之十一

衎石齋記事稾卷一

嘉興錢儀吉新梧

馮母刲肱圖記

伯母王宜人之姊適馮氏生孝廉君俊焯爲王宜人女夫余從游二十餘年矣嘉慶十九年公車來京師奉其母孺人刲肱圖以示泫然曰吾母之事我外王母徐太孺人疾也年甫十六太孺人病革醫皆曰不可療計無所復之則刲肉以進而竟愈踰年病又作甚則又刲以進而不效方始刲時出不意及愈家之人知之及繼進

吾母持羹湯至牀前懼太孺人覺手掉戰不自禁太孺人色動吾母笑而曰是某肉湯旁婢嫗或微哂太孺人必疑之食已而歐歐而遂不救也吾母至今每言之泣下儀吉作而言曰嗚呼夫以人子之愛其親而親病幾不可以生有爲之而親可以生而其敗也不過傷已之生而卒有萬一之冀於親之生也是以孝子之心或一意忍行之而無所顧也或謂君子不以父母之遺體行殆故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夫古之忠臣義士有授命而不

顧者可謂全歸矣乃若全軀苟免之徒不可爲不虧辱然則全不全道固有在哉而經所謂不敢毀傷者亦自有緩急輕重之宜焉且夫人孰無一日之愛於其親而念之摯持之力且久則實難孺人不自惜其生踰年一再爲此而志不渝今老矣猶慕念不已信乎爲人所難能而孝廉君之爲是圖以傳不可已也昔王宜人在京師吾從姊侍孺人於家念母甚得請於孺人而來迨後歸道沒孺人悲之孺人孝以錫類而所以行其慈者亦大矣孝廉君曰然子盍書之遂次其言如此

記章佳文勤公語

章佳文勤公方燕居文成公侍立公仰而若有思忽顧詢曰朝廷一旦用汝爲刑官治獄宜何如文成謝未習公曰固也姑言其意文成曰行法必當其罪罪一分與一分法罪十分與十分法無使輕重公大怒偶曰是子將敗我家是當死遽索杖文成皇恐叩頭謝曰不知妄言惟大人敎戒之不敢忘公曰噫如汝言天下無全人矣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盡邪且一分之罪倘足問邪其後文成長刑部數爲諸曹郎述之前御

史仁和魏君成憲聞之道光初予與魏君同官戶部八旗現審處而魏君以告予書曰惇大成裕汝永有辭二公其有焉然文成數平大獄而於黷貨者皆盡法或人疑之吾謂是文成之善承父教也苟不以之寬愚民而以之縱墨吏狠之牧羊終無已時是使之日死其民而吾且自居於仁恕夫豈文勤之意也哉

記嵇文恭公逸事

士大夫用心於一藝以求稱於世者果何爲也哉不稱則憂其不工稱之而名聲彰聞卒爲有力者挾持喪其所守而從之而身名隨以敗裂自古魁儒材哲以此被淸議者衆矣予甚惜之豈名之爲害若是邪將所以用心者先失其本邪誠以爲名也抑奈何輕重之不察而自溺也邪諸城竇僉都之被訶於洪吏生也謂嘗書扇稱門生於和珅小峴秦氏旣辨其誣矣僉都督浙學有淸譽發貪吏之重斂幾罹身禍浙之士民戴其德厥後

乙卯主會試且大為和珅所齮齕其非黨附也明甚然
當是時南山巖巖聲勢之暴橫固指惡於天下矣身為
大臣不能鋤而去之彼介其屬以相浼必屈吾意以供
其一瞬之適也何居雖不書可也吾嘗聞無錫嵇公與
和珅同在政府一日乞書楹帖公受其紙歸乃召翰林
甲乙數人者飲於堂童子彭壽請曰研墨已得矣公叱
之曰吾方有客爾何言客請其故而曰吾儕正樂觀公
之用筆以為法也公遂欣然對客書之甫半而彭壽覆
其墨公起訶讓之客為請乃已明日謝和珅曰徒敗公

佳紙公所以委曲爲是者亦以稱謂故而甲乙數人者
皆其門下士使親見之言於和珅以爲信也吾方與之
朝夕一堂議政事使其相水火必有所激而僨事者矣
去之旣無其力徒怒之何益也而卒歸於不喪所守公
其有柔嘉之則者與彭壽之覆墨公所敎也客去乃勞
之以酒肉云

記湯烈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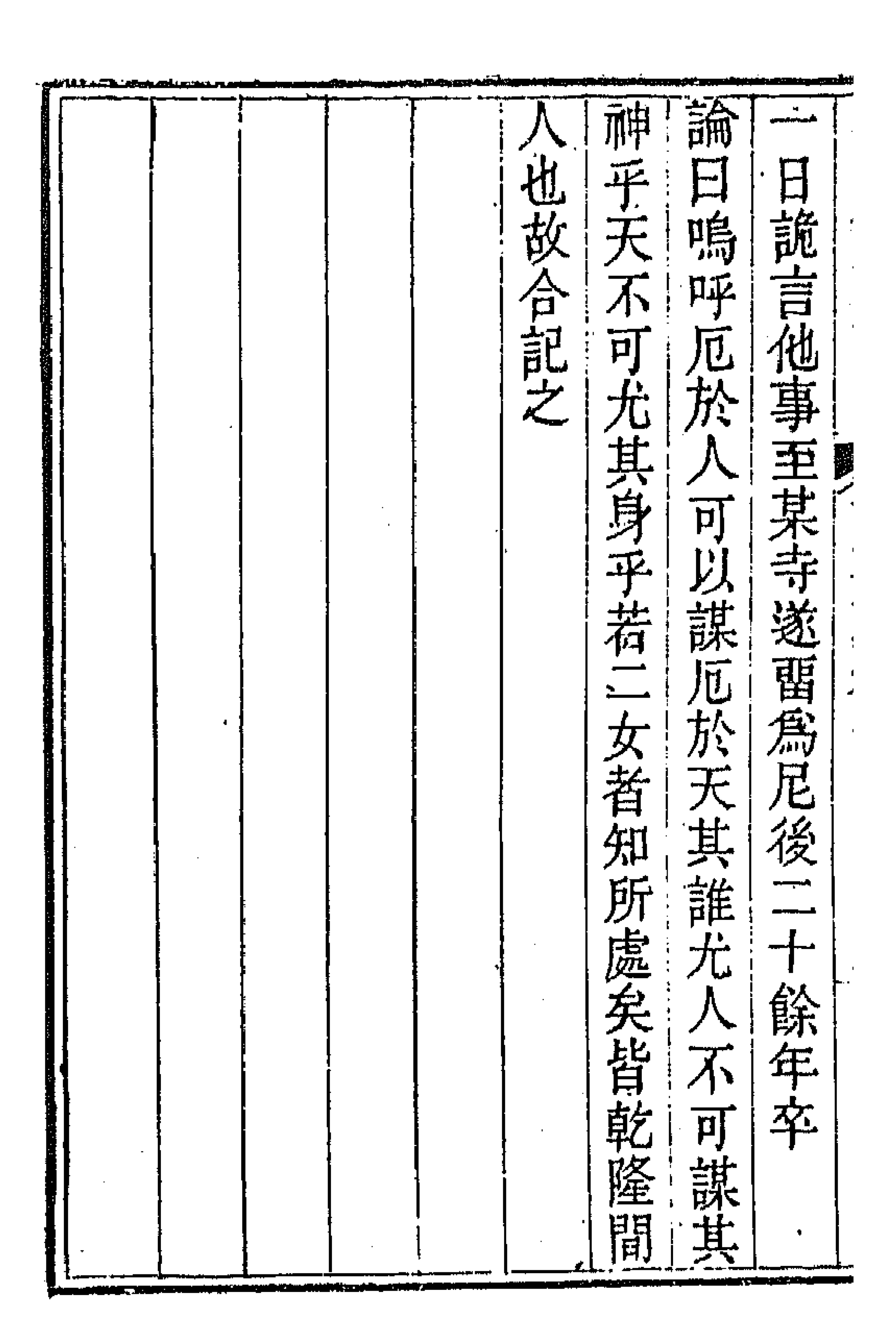
嘉興北門外荷花地湯姓婦某坊錢女也生一女而嫠歸安其父母居久之時婦年未三十也其姑家貧爲人誘說決意私賣婦知婦剛正度不從無諠乃詳言攜婦至某戚所而先期告買婦家使待於東門外厥明姑至婦家攜婦坐小舟行婦問曰是何戚家而婦必當往哉姑曰非也吾貧愧不能贍汝將若汝傭某家耳婦心疑無言微察姑所以待之者頗厚於平時則又請曰某家何遠而久不至哉姑曰徐之至矣至則見有小舟相並

艤舟中四五人皆盛服姑告之故婦無言卽變色起躍入水兩舟中人爭救登舟乃大哭曰速搖我歸不然死不辱買婦家初爲其姑紿見婦求死大驚而姑已先受彼家錢必欲婦往持婦舟中而趣舟人急行舟行婦遽躍左右多人爭持不能止凡三躍入水衆皆懼許之歸姑不得已還買婦家錢事乃止而婦爲救者搯胷傷歸母家咯血甚婦父業切書切書刀重或數斤操提十餘年血瘀於臂爲疽醫者湯廣興視之云不可治後必截手死已視婦亦云必死數月則俱死湯爲予述其事云

論曰凡人之有血氣者形耳形無有不敝故聖人之養生也不養形而養心若婦之所爲或躍入水即死或躍水不死後以病死即躍水爲救者傷贸死死雖異而其心皆全知養哉知養哉嗚呼死亦多術矣若婦父以貧操業不釋勞苦死其死也疑不如婦執節以死之重然吾謂人生於斯世苟執一恒業以自食上不爲污吏賊士下不爲盜賊雖窮餓亦可以俯仰無愧則其心生亦全死亦全世固有逸生不如勞死者彼不死者特形耳而何自恃其奄然之血氣以驕於人哉

記德清二貞女

德清王氏女未嫁夫死歸夫家守貞姊往省之女兄公窺之美伺其歸而要焉女求之數日匿不出乃爲狀候縣令過其門攀輿訴兄公聞之潛反姊女懼不直益忿夕訴於城隍神明日令將拘人而兄公與姊皆暴死兄公遺子女幼嫂先沒女撫之甚厚女守貞四十餘年卒其同邑某氏貞女撫前婦遺三歲兒十餘年矣兒患痘危甚出其資財傅劑之半曰活我兒但持去兒竟死女吞金不死服腦子不死自縊繩又絕家人防之刻不離



一日詭言他事至某寺遂留爲尼後二十餘年卒

論曰嗚呼厄於人可以謀厄於天其誰尤人不可謀其神乎天不可尤其身乎若二女者知所處矣皆乾隆間人也故合記之

記強忠烈事

嘉慶十八年秋九月妖人李文成等據滑叛十五日賊之魁林清嗾其黨入禁城爲亂卽伏誅冬十一月復滑事定

詔以滑縣令強克捷先事敗賊謀有社稷功旣以例邮其死事矣復

特贈知府

賜謚忠烈且

命韓城及滑皆爲立祠堂公長子婦徐氏罵賊死

贈節烈恭人及其婣亞朋友同死者皆祔焉凡三十餘人

賜其長子四品世襲亥子舉人一時天下皆知強公之功之偉亦既褒顯矣哉事起倉卒傳聞多異詞小人好爲瑕疵或議公死稍後予訪問既得實不敢不直書以白公之志且備

國史他日之采擇云公初蒞滑有退吏某方頌繫公白其誣出之吏感激思自効八月詷李文成等逆謀以白公公慮激之變且害民密申於太守請調營兵爲備而

後禽之太守不應且屬毋張皇生事端再申又不應九
月某日或載兵兩車入滑吏詰之仰而答曰牛亮臣爲
之若我何吏不敢問公知之曰事急矣又以申於守守
方以他事之開封其幕下客答如前公曰兵不得調矣
當奈何顧其下曰吾欲遂禽之何如吏役多感公願盡
力皆曰諾遂突入文成舍縶而歸坐堂皇嚴詰謀叛狀
暴笞斷其脛文成及其黨二十四人皆具服乃錮之獄
夜中牛亮臣突入獄劫文成出攻某吏屠其家遂舉事
公聞變率吏役數十輩出禦賊巷戰久之賊益衆吏役

爭擁公且戰且走出滑城旦至封邱當是時公將赴開封求急調兵擊賊以復滑頓蹇不能行封邱令全福勸稍休而節夕白太守太守曰吾聞滑破不得令聲息謂死矣已申省強君義不可不死全福匿郡檄而從容謂公曰聞賊據滑勢張甚非厚集兵力不能擊旦夕不得復矣將奈何公大慟曰城不得復耶我死後矣公起立問曰有朝服乎則曰有全福入取朝服奉公公受而服望　闕北面再拜訖爲書致其同年生席元楠屬善教二子諭二子事席君其如父賦詩一章吾必爲厲鬼殺

賊乃縋後城破三日也或疑公是時欲遁去或云太守以始之不從公請早發兵也畏公言其短迫之死是皆不然公於賊圍中已脫身走至於封邱而卒以身殉公之不惜死明矣若衛輝距開封密邇太守早從公言諭大府集營兵為備則亮臣不得刼文成以起而滑可不失而林清之謀必早著飛章入告掩捕可盡得何至氛櫌

宮禁亟返

天蹕用兵歷兩時之久而後卽平且賊之逃匿者逾年而猶有未獲者哉高爵厚祿不恤國事狃於太平泄泄

沓沓不知賢否成敗之故以失地殃民若曹所爲誠可恨至城破而謂公當死此責公以人臣之義不可謂相迫且公之死亦未嘗見郡檄也嗚呼天下當有事時所恃者人心耳孔子答子貢兵食皆可去而民無信不立賊謀本不欲殘滑假令公不爲文成可以安於滑而文成姦謀將以十五日前北來爲林清後繼夫以
國家德澤涵濡百數十年京師之民必不爲賊脅且
上自行在旋師撲滅賊亦懸命漏刻間耳然而百官萬民其能泰然衽席安堵無恐如今日否也且文成卒以

刑傷足距躍不能颺去其黨護之乃聚而殲旃滑所以
卽復旁近縣所以無擾皆藉此然則公卽不死而公之
功亦足以廟食而無愧焉已且夫爲民長上養癰而不
覺卒起不及備而罹於鋒鏑之禍論者猶必恕其智之
所不及而褒其死事况如公之忠勇謀賊大效著於身
後而又慷慨作歌就義如歸者乎
聖主以爲治天下之道維風敎勸忠義最急
特命表揚以風示有位而浮議蠭起爲賊助攻痛哉人
心何足爲公悲乎公死事本末席君以告祥符周編修

編修以告予予與編修亦公同年生編修兄孝廉之瑀
往歲來京師過別公公寄聲曰為我問訊之琦哥之琦
編修名也其質直如此

鄭君生日祠記

先儒北海鄭君卒於漢獻帝建安五年年七十四范蔚宗之言云爾不及其生者史例也惠定宇氏引鄭君別傳謂生於永建二年七月戊寅胡侍御承珙考是年七月甲戌朔日食見於本紀以是知鄭君之生爲七月五日嘉慶十九年同人爲位於海岱門外之萬柳堂以祀至二十四年祀如初儀吉與焉歸而客問所之乃詰余曰生日爲壽非古也以唐後之禮奉漢儒可乎曰隨時之義以申其意焉耳孔子之生其月或周十月或周十

一月其日或二十一日或二十五日各爭所聞久不決然而功令以八月二十七日祀孔子於學擇一說之近是者從之而行禮焉崇聖也敎敬也子何異於是客又曰別傳孤證果可據乎曰以其年信之建安五年上距永建二年正七十四歲年合於正史可信也而月日不可信乎且以術推得前代朔或於當時有合有不合甲戌之朔史文也片言可折何證之孤乎客又曰爲位於寺禮與曰是不得已焉爾古者祭祀賓客皆有處州序黨庠家塾皆可祀也今制凡學皆掌於有司扃鑰惟謹

而館舍之在官者又屏人不得入於是公私爲會一切
皆託之釋子之宮且夫儒而釋之不可也釋而儒之其
若加之巾矣子又何病焉客退遂記之同會者元和蔣
廷恩新城陳用光涇朱珔胡承珙桐城徐璈光聰諧鶴
山馮啟蓁武進張成孫諠陽魏源太倉陳煥陳兆熊爲
之主者歙胡培翬以事不至者金應麟沈欽裴汪喜孫
錢師康也

記嘉定李公守漳事

閩中守令號難爲以俗械鬬故予嘗以問甲甲曰此有司之利藪耳徐汝瀾以晉江富天下莫不聞已而龍谿有鬬而傷令者予又以問乙乙曰此非民悍邪乙曰噬肉及骨知死而一反之耳客有笑者曰君等焉知之吾則嘗至閩矣梃者刃者矛者千百聚而戰官吏發一語立剸其胷可得而治邪苟治之非用兵一大懲創之不可予因言昔抱翼王先生治南勝大獄單騎入深山中數百里縛其渠出而諸不逞者咸惕息聽命何也客曰此雍

正時事今何能然而予乃今得聞無齋李公之治漳也公始至悉召鄉約里正至廨飫之酒而問之曰夫鬬生於爭曲直　朝廷設官正以平爾曹曲直也奈何不告官而私鬬爲皆曰告官或一二年獄不竟竟亦是非不可知而且先爲身累公曰固也今吾在獄至立剖有不當更言之一無所徇護何如皆起立曰幸甚公曰然則私鬬奚可哉歸爲我徧告諸鄉民後更鬬者吾必禽其渠毋恃賄脫若有居業吾且盡焚之無悔皆唯唯退然亦不知公之治之果何若也已而有鬬者公立調營兵

往捕治悉酬所言鬬者大懼公乃日坐堂皇重門洞開吏役更番侍有愬者直入至公前公命役與俱召所當治者而限以某時日不至則杖役至則立平之釋去獄辭之當存者卽案前命吏代之書不費一錢民皆懽呼曰李公活我雖外縣事皆遠走赴愬於公不詣縣雖例有當自縣達者亦詣公公先詢大都而後下於縣縣以不敢稽漳大治終公任三年無鬬者先是漳患盜公召景跡人問之曰某村某堡皆土著邪抑有外來者邪皆對曰無外來者則命之具狀已獲盜窮治其往來日月

蹤跡復召詰之曰若狀云何盜外來何以不禽也重予之杖則又大懼各密詗其所管村堡匪不得容足終三年亦無盜公常日南面坐讀書或校閱諸生文或見賓客僚屬言笑飲食皆不離堂閤不嚮晦不入龍谿人黃君亮國為予言如此嗚呼今之民果異於昔耶果不可得治耶而且輕言用兵耶昔公嘗守吾郡其治意畧同然浙西故無事但廉靜治有餘矣公不欲矯異以立名民亦安而忘之故其政聲獨顯於漳將所謂遇槃錯乃別利器者乎而其為治之本亦不外於廉靜夫豈疾視

其民矜搏擊之功而以爲能治劇也哉黃君言次動容太息謂如李公者而不意其冤死也方事之亟吾郡不謀而合者千餘人趨省會愬　朝使以報我公令祠宇之興於吾郡邑者十餘所而猶未已也予乃矍然起曰噫予昔之所聞奚又異於是也初客有嘗官於閩者謁選來京師間從容燕語至公事客曰彼數千人訟公冤者皆某公以利誘之耳某公欲全李公令名且以傾大吏是說也予疑之久今予未嘗問黃君而黃君及此天也嗚呼言之可畏如是哉夫予固無與於李公之獄者

而客之告予詭誕若是苟居其位任其事而欲求其事中之曲折幽隱不失實豈不難哉葢小人翩緝之口至於無所爲而爲之而愈不可測矣然則在上者如之何而可曰聽於民

曹劍亭先生聽泉圖記

道光六年冬夜過曹玉水舍人語因及先贈副憲劍亭先生劾故相和珅事玉水云嘉慶四年江將歸葬求銘於朱文正文正病背癰方劇請俟愈後爲之寄江南可及也公曰不可吾病吾文且益眞摯愈於不病者乃流涕屬草稟跋請劉文淸書之避易數字而文正意不愜復改定而文淸更書之今刊石者也嗚呼國之有直言猶人之有元氣也爲大臣者必培國之元氣文正不慮已之病而銘先生之墓文淸再爲之書而不厭匪惟篤

於朋友死生之際而已皆國之良也則爲國而交相惜也固其宜哉予因言同時有聲臺中者若蒙自尹楚珍閣學昆明錢南園通政皆嘗考見其行事觀其翰墨文章獨豐潤鄭秋浦侍御片紙未得見以爲憾玉水應曰予家故有之越三日以此圖見示則秋浦之作在焉書詩皆奕奕清挺異於人人圖爲火烙畫先生七十時小像題者七人惟張石公塤官內閣若漢軍張文敏百齡海昌祝侍御德麟儀徵施府丞朝幹桐鄉馮鴻臚應榴於先生皆爲臺中後輩秋浦與山陽阮侍郎葵生則先

先生入臺而鄭又先於阮云火烙畫者蓺香烙紙雜蜜陀僧爲潑墨狀而鉤勒出之開卷一樹根右行出畫其幹左行復入畫後乃大山山前瀑泉下注而左行遠近出沒正如東坡所謂穿林絡石隱復見者有松有竹拂拂風泉間先生科頭倚樹趺坐而聽之潺湲出其右而左復有松竹枝葉灑淅若有聲畫者上海女子陳蘭貞爲先生族孫庠生如烈配又工詩皆可書也十一月朔

後學嘉興錢儀吉謹記

記烏石山赤嶺二祠

烏石山在福州府城中赤嶺在漳州府城東十里皆有故閣學沈公祠其後閩人又以先學士公配初天下黌序皆隸提學道康熙四十二年始設學政而閣學至閩居三年當去閩人德之乃建清若書院於烏石山奉閣學位其中閣學知之瞿然曰是奚可哉顧書院不可毀也乃奏祀宋儒游楊以來九先生號曰九賢祠於是閩人又以明工部尚書沈襄敏儆炌配襄敏爲閣學從曾祖亦嘗涖閩學有遺愛於閩者也及閣學卒而閩人始

祀閣學如其初志嘉慶四年先公繼官於閩三年當去閩人之德先公者一如閣學復爲位以祔而先公不知也儀吉免父喪之明年公車來京師乃得閩人所爲烏石山沈錢二公祠碑退考志乘略記其顚末越今道光七年龍谿黄君亮國來自晉與之語而黄君曰吾郡亦祀沈錢二公也亦有碑之者惜道遠不得致耳於是又知有赤嶺之祠蓋學臣之祀於閩者二百年間惟我先公實繼沈公嗚呼可不念哉閣學之政蔡文勤嘗記之稱其公明淸愼寬厚忠恕且謂學有原本其心與天理

相往復天理盡則人情畢周若農夫自謀其田梓人執其斧斤準繩以度物故能兼此數善如此閣學旣去閩十年會部議令學使歸休者悉赴城工効力時李文貞方家居曰賢否同辜非所以示激厲也密疏淸公之臣若而人請加分甄而閣學得免役歸先公之至閩也儀吉雖侍行跬步不得出書室外事悉不聞迨後得烏石山碑讀之謂先公持躬嚴毅者著介節也又謂造士訓士一以沈公爲法者善育材也嗚呼此固閩人之言也獨恨性檮昧筮仕以來公退杜門交遊幾絶甞訪求

先公之行事竊記百一多所罣漏如赤嶺之有祠至今日知之距先公沒已二十有五年矣儀吉不敢自誣其先惟惴惴焉不免於不明之罪戾是懼爰備述二祠始末以俟文貞文勤其人者出而敬告焉仲春之月下旬一日謹記

觀荷圖記

曾大父文端公觀荷圖舊藏六叔祖肖巖先生所嘉慶二十五年夏先生卒是秋逢

上登極覃恩儀吉以戶部主事加四級請於吏部 貤

贈先生中憲大夫博山叔父乃以是圖畀儀吉寶藏焉圖無題識卷首小印二曰陳俞曰惠疇畫者之名字也中霤南嚮離坐者為文端公暨繼曾祖妣俞太夫人庭之左南嚮立者為伯祖少司寇公少司寇公以乾隆三十年秋歸養而俞太夫人以明年秋卒是圖之作也蓋

在三十一年之夏云於時我大父安慶府君自沭陽以迴避調興化假歸省覲門右公服自外入者安慶府君也石闌之南觀書者即肖巖先生立文端公左奉書質於少司寇公者七叔祖丹巘先生也是歲也文端公年八十一余太夫人七十九少司寇公四十五安慶府君四十肖巖先生二十二丹巘先生十七所可省識者止此先是四叔祖依雲先生官隴西五叔祖芑塘先生官河東妣以下皆往蓋圖所不及於時侍文端公在家者閫以內則庶曾祖母黃曹伯祖妣史六叔祖妣方及長

祖姑節孝程我父行則少司寇公之三子皆在而我世
父艮齋漆林兩先生及我父皆從於沭陽唯世父蓉裳
先生幼爲三叔祖妣節孝馮撫育節孝前卒而先生猶
里居或亦在焉我兄弟行則殤者鶴壽生壬午文端公
嘗攜之敬業堂看山躑躅者疑亦廁於斯圖云噫圖之
作五十有八年矣蓋始成而遭俞太夫人之喪故其後
遂無題識者殆不忍言也儀吉之生不逮事我大父即
少司寇公丹巘先生皆不得見焉於諸父雖見又皆在
圖成二三十年之後則時移而貌易及今日而觀是圖

僅考知昔之蹤跡而以年齒服色求之有合有不合則
類不能以質言之矣甚惜夫曩之日侍肖巖先生不得
奉是圖而親問於先生也可悲也夫可感也夫

書某氏婦

予巡視西城之年平谷民某氏婦居京師者自縊死指揮許君惇書方病假予下署指揮事劉君鴻圖驗死狀婦所居比近予道路藉藉指民父無禮於其子婦婦不辱而死也已鴻圖報尸無他傷惟細帶交喉間又反葛衫一角以塞口在帶外凡引帶自縊必不得急衫塞口者謂婦自爲之欲速死也於是民之父婦之父母列辭皆曰民有祖父在平谷前夕以病聞民僕於管主事家其父欲還平谷視疾召民歸而語之民請自往而止其

父行父怒詈之詰旦民遂不告而往平谷其父亦出將
飯歸婦則死矣婦蓋以舅怒其夫懼而死死愚也他無
齮齕之者婦死以不冤乎尤疑之日訪於管氏及旁近
士友家粗得其顛末民家屋三間父子居相觸也民娶
婦浹月之管氏間歸其父必斥之使去鄰人夜中聞其
怒詬婦我呼若若故不應耶若其跪至明於時暑也次
夕婦徘徊庭中達旦鄰婦怪問之答曰屋中如火灼不
可以寢也婦蓋不寢者四夕而竟死也民之祖父實不
病前夕民猶循管氏婦死而民詣婦家言曰妻汝家女

也汝自爲之我爲人子事到官惟父言是從耳遂匿不出會許君病良已乃使趣召民受辭一如其父言問鄰人亦如之乃獨引婦之父母及兩弟反覆導其辭卒皆對如民父言葢婦家人愿而畏事又距婦所居遠其事無顯顯可指狀欲證諸鄰人鄰人畏訟之及而不以實告也故事五城獄訟罪徒以上皆移刑部治之乃因移牘言獄有可疑者假令民欲往問其祖父疾其父不必怒卽怒而及於婦婦亦不至死死婦死且不懼何懼而死也察婦所以死者甚可怪異悉以其辭致於部逾月部

讞定則謂民父將挈家還平谷婦不忍去其父母而死也夫生去其父母而不忍死何忍也部讞之辭亦不得已焉爾且以子奉職無狀身有土地之責其事在吾心又顯然明白然終不能引道路之人證成於訟庭而抵其罪者勢也部訊囚但當質諸死者之家不得旁引株連以擾民即引亦無證而婦之父母兩弟始終堅謂婦不冤亦無如之何已嗚呼吾因以思某氏之用心苦也蓋不辱其身又哀其夫而不欲死其舅也既尸無他傷而其殺也又以晝則其舅之辭固易遁焉爾婦死之旦

皆凶此固不能諭諸流俗而會其始終矣若乃動靜之事見乎外順逆之氣生於中故吉士好修修卽吉矣非修而後吉也凶人行悖悖卽凶矣非悖而後凶也若夫大君有命奉若天道刑之非私怒賞之非私好審其人之自貽實上帝之潛造夫謂飴餳可以黏牡者竊人之鄙抱也掇而去之而不知其可以養老也且語有之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故高行必致嫉獨立必召怒苟淸濁之相形將委蛇以避禍日移月易遂失故步國家之人材所以衰天地之正氣此焉蠹君子於此昭昭

然揭日月而行而貧賤患難不改其素夫固覩於消息之理通於幽明之故是以確乎其不拔綽然而安處也故知父子死生之一氣則能事親矣知富貴壽考之有命則不失身矣予故徵而論之以告我友人

記事稿卷一終

男彝甫謹重校刊

衎石齋記事槀卷二

嘉興錢儀吉新梧

補晉兵志

晉初宿衛禁兵有七軍五校七軍者左衛右衛前軍後軍左軍右軍驍騎也唐六典注云泰始元年使中領軍將軍羊祜統二衛前後左右驍騎等七軍營兵祜傳云祜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太平御覽引王隱晉書亦云羊祜爲中軍將軍統宿衛是七軍皆宿衛之證皆有將軍而中領軍總統之其前後左右亦稱四軍晉職官志云魏明帝時有左軍武帝初又置前軍右軍泰始八年又置後軍是爲四軍五校者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也各領千兵爲營太平御覽引陶氏職

官要錄云五校晉承漢置以爲宿衛官各領千兵潘岳閒居賦云元戎禁營李善注云禁營謂五營也是五校皆宿衛之證

皆在城中　閒居賦注又引陸機洛陽記云五營校尉前後左右將軍府皆在城中

又有翊軍營爲王濬置也濬平吳還欲以爲五官校尉而無缺始置翊軍校尉而以梁益所省兵爲營　太平御覽引王隱晉書之言如此而今晉書唐彬傳云吳平徵拜翊軍校尉濬傳則云拜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校唯五置此營自濬始也考五校之有步兵自漢已然不得謂吳平始置故以王隱之言爲可信而彬拜翊軍亦在吳平與濬同時疑亦誤也又武紀太康元年六月初置翊軍校尉官

太康十年又立積弩營亦典宿衛　太平御覽稱太康十年立積弩營二千五百人以將軍領之孟觀傳云遷積弩將軍領宿衛兵是積弩典宿衛之證又文獻通考云十五年立射營弩營

兩二衛所領各有三

部司馬五部督前驅由基强弩爲三司馬命中虎賁羽
林上騎異力爲五督也見職官志沈約宋志云晉武帝時殿內宿衛號曰三部司馬是
知三部五部皆宿衛之士職官志又云左衛熊渠虎
賁右衛佽飛虎賁此言虎賁隸左隸右者之異號耳其
命中虎賁驍騎游擊亦各領之見職官志案以游擊爲六軍之一乃東晉之制
而武帝時已有其官故太平御覽引山濤啟事曰遊擊
將軍諸葛沖精果有文擬補兖州詔答曰沖領兵未欲
出之是亦
領京兵也其城外諸軍則中護軍統之武帝本紀云泰始元年十一月
初置四護軍以統城外諸軍四字疑當作中故賈充傳
云轉中護軍統城外諸軍也又王沉傳云轉驃騎將軍
統城外諸軍事是驃
騎亦統城外軍也而領護又各領營兵見職官志西朝京
城之兵蓋如此武帝甚重兵官故軍校多選清望職官志

而諸府軍士去留皆制旨所及王尼傳云尼為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與王澄傅暢劉輿荀邃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當吳未平詔州郡舉勇猛秀異之才泰始五年十二月公卿以下舉將帥各一人泰始七年六月俱見本紀泰始九年十一月丁酉帝臨宣武觀大閱諸軍甲辰乃罷其後頻歲冬大閱其兵簿凡三十六軍見武紀及秦王柬傳咸寧五年乃東西大舉以伐吳衆二十餘萬明年平之收其圖籍得兵二十三萬五月詔諸士卒年六十以上罷歸家並見本紀定制男子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

五爲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爲老小不事
南相劉頌言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
方既事勢所須且曲爲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
逡巡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雖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誠
以三方未幷時未可以求安故也至平吳之日天下懷
靜而東南二方六州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
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
役勤瘁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
魏氏錯役亦應改舊自董卓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

丁難極矣六合混幷始於今日兆庶思寧非虛望也古今異宜所遇不同誠亦未可希遵在昔息放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縱復不得悉然為之苟盡其理可盡三分之二吏役不出千里之外如斯而天下所蒙已不訾矣帝優詔答之頌傳初馮紞領汝南太守以郡兵隨王濬入秣陵有功紞傳天下既一統於是詔罷軍役示海內大安遂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而已山濤傳冠軍將軍交州牧陶璜言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

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纔七百里夷帥范熊世爲逋
寇自稱爲王數攻百姓且連接扶南種類猥多朋黨相
倚負險不賓往隷吳時數作寇逆臣以尫駑昔爲故國
所采偏戍在南十有餘年雖前後征討翦其魁桀深山
僻穴尚有逋竄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濕
多有氣毒加累年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
二十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是務
而此州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爲禍亂又廣州南
岸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

之輩復當萬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唇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興古接據上流去交趾郡千六百里水陸並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從之故交廣寧州猶有兵數千人璜傳山濤嘗因從講武宣武塲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時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亦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濤傳而諸王國皆置軍大國王三軍中軍二千人上下軍各千五百人次國二軍上軍二千人下軍千人郡王制度如小國王郡侯如不滿五千戶王並置一軍千一

百人縣王如郡侯亦一軍而諸王之支庶推恩封者公如五千戶國侯如不滿五千戶國亦各一軍千人皆中尉領之（職官志）八王之兵由此起初裴頠請增置太子後衛率吏給三千兵於是東宮宿衛萬人而愍懷竟廢（頠傳）及楊駿以后父輔政宿殿中有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十人皆持兵出入駿多樹親黨領禁兵怙肆之端見矣（駿傳）駿誅而督將侯者千八百一人（在永平元年三月）及河間成都討長沙王乂逼京師王師不利乃發王公奴婢手舂給兵廩一品已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

以上皆從役又發奴爲兵亦號爲四部司馬以奴爲兵自此始矣在太安二年八月潁遣從事中郎盛遵等以兵五萬屯十二城門悉殺殿中宿所忌者而以三部兵代宿衛永興元年並惠紀及東海王越專政又以頃興事皆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殿中武官先皆封侯則皆涕泣去而殿中軍畧盡矣乃以東海國官領左右衛以國兵爲宿衛文獻通考自是之後禁兵外散於四方劉石蹂躪州郡曾無藩籬之固干寶晉紀總論見文選愍帝繼統衆唯一旅愍紀而元帝猶以國兵興建業丁潭上書曰夫兵所以防

禦未然鎮壓奸凶周雖三聖功成由武今戎戰之世益
宜留心簡選精銳以備不虞無事則優其身有難則責
其力竊聞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營陣不充夫為國
者猶為家也計財力之所任審趨舍之舉動不營難成
之功損棄分外之役令兵人未強當審其宜經塗遠舉
未獻大捷更使力單財盡而威望挫弱也丁譚傳
草創盜賊多有或欲使諸縣領兵賀循以為令長威弱
而兼才難備發憚役之人而御之不肅未必為用以循
所聞江中劇地惟有闔廬一處地勢險奥亡逃所聚特

宜以重兵備戍隨勢討除絶其根蔕沿江諸縣各有分
界分界之內長官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候恆使
徼行峻其綱目嚴其刑賞使越常科勤則有殊榮之報
墮則有一身之罪謂於大理不得不肅所給人以時番
休役不至困代易有期按漢制十里一亭今縱不能爾
要宜籌量使力足相周若寇刼彊多不能獨制者可指
其蹤跡言所在都督尋當致討今不明部分使所在百
姓與軍家雜其徼備兩情俱墮莫適任負所以徒有備
名不能禁也帝從之賀循傳 太興二年虞預言今周撫陳

川相係背叛徐龕驕黠放兵侵掠豫備不虞古之善教矧乃有虞可不爲防爲防之術宜得良將將不素簡無以應敵願陛下諮之羣公博稽於衆若當局之才必允其任則宜獎厲使不顧命有料冗猥或有可者厚加寵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見慢恚欲自裁出觀供置然後致力禮遇之恩可不隆哉虞預傳

於是兵士少用尙書刁協言悉以奴爲兵刁協傳

詔曰昔漢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時涼州覆敗諸爲奴婢亦皆復籍此纍代成規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難爲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在太

興四年五月見元紀於是戴淵以征西將軍都督兗豫幽冀雍并六州諸軍事發投刺王官千人爲軍吏而調揚州百姓家奴爲兵配之亦僅萬人戴淵傳然自後有所征討大抵皆發僮奴王敦領荆州將爲亂憚周訪在梁州不敢發訪卒敦反遂入京師逾月還武昌鎮無敢誰何者太寧初復入寇京師已而敦死王敦傳時軍校多無兵咸和初劉超爲射聲校尉乃以義興人多義隨超統其衆宿衛號爲君子營義隨爲兵自此始劉超傳及蘇峻祖約反荆州陶侃江州温嶠徐州郗鑒皆以方鎮兵討擊之見陶侃等

傳而宣城內史桓彝糾合義壯猶以郡兵破賊別帥桓彝傳然殿中兵多逃亡孔坦傳云坦遷吳興內史募江淮流人爲軍有殿中兵因亂東還來應坦募坦不知而納之或諷朝廷以坦藏臺叛兵坐免而左衞將軍陳光有兵五千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蔡謨曰此五千人皆王都精銳之衆光爲左衞遠近聞之名爲殿中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爲笑蔡謨傳及咸康末庾冰爲中書監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稍以充軍實隱戶爲兵自此始見冰傳又毛璩傳云璩遷寧朔將軍淮南太守海陵縣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澤皆是菰葑逃亡所聚璩率千人討之時大旱璩因放火菰葑盡然亡戶窘迫悉出詣璩自

首近有萬戸皆以補兵朝廷嘉之按此在安帝時建元初庾翼以荆州刺史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悉發所統州奴及車牛驢馬請北伐石季龍有衆四萬朝議不同卒無成庾翼傳哀帝時王彪之言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遊擊以對驍騎王彪之傳於是詔改左軍將軍爲遊擊將軍罷右軍前軍後軍將軍五校三將官在興寧二年二月見哀紀及咸安元年桓温入京師毛安之乃以魏郡太守帥所領宿衛殿中明年下詔曰每念干戈未戢公

私疲悴藩鎮有疆理之務征戍懷東山之勤或白首戎陣忠勞未敘或行役彌久儋石靡儲何嘗不昧旦晨興夜分忘寢雖未能撫而巡之且欲達其此心可遣大使詣大司馬並問方伯逮於邊戍宣詔大饗求其所安又籌量賜給悉令周普（並簡文紀）太元初謝元鎮廣陵多募勁勇劉牢之何謙諸葛侃高衡劉軌田洛孫無終等皆應選元以牢之爲參軍領精銳爲前鋒百戰百勝所謂北府兵也牢以之破苻堅於肥水（劉牢之傳）而方鎮之兵日盛而鎮將去官又有送故范甯以爲言曰方鎮去官皆割

精兵器仗以爲送故送兵多者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功勳之臣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官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羅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不行范甯傳 會稽王道子用事王國寶加後將軍丹楊尹道子乃以東宮兵悉配之王國寶傳及會稽世子元顯代父任桓元肆逆劉牢之爲元顯前鋒討之而牢之叛

降於元王師敗劉裕以建武將軍起義兵誅元遂以方
鎭移晉祚云

黃初朝日辨

魏書文帝紀黃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乙亥朝日於東郊裴松之曰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尋此年正月郊祀有月無日乙亥朝日有日無月蓋文之脫也案明帝朝日夕月皆如禮文故知此紀為誤者也嘗按魏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朝日於東郊八月己丑夕月於西郊裴氏因之謂魏制朝日夕月用二分遂疑此乙亥朝日上當有二月字也然證以此紀之文黃初元年十一月有癸酉十二月有戊午獻帝傳述魏文之

禪許芝之釋以十月十七日己未而王以二十九日辛未登壇受禪劉羲叟推黃初二年正月壬申朔校測前後悉與史合是乙亥爲正月四日非二月也更以四分術推之自黃初元年庚子入己卯蔀至辛丑二年算外日餘乘之得大餘五小餘八十一月十二日甲申冬至遞推至春分爲二月十五日乙卯非乙亥也晉書禮志稱黃初正月朝日違禮二分之義隋志亦言魏文正月朝日前史以爲非時及明帝太和元年二月朝日八月夕月始合於古是文帝雖有采周春分之詔其實未嘗施

行是歲祭日實以正月至太和乃用二分後先殊制不可強同裴氏不考當代禮制遂謂史有闕文疏已尙書大傳云古者帝王以正月朝迎日於東郊辭曰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東郊又焉知魏初之制非有取於伏氏之義與然不可得詳矣

三巴辨

三巴者漢之巴郡漢末析巴東巴西併巴而三也其境之割隸名之更移譙周巴記常璩華陽國志所傳不同謝山全氏據譙周而駮常氏其言曰華陽國志曰初平元年征東中郎將趙韙建議白劉璋分巴韙欲得巴舊名取墊江以上爲巴郡治安漢以江州至臨江爲永寧郡以朐忍至魚復爲固陵郡而用龐羲爲巴郡建安六年璋以蹇允訟爭巴名乃改永寧爲巴郡以固陵爲巴東而改龐羲爲巴西是爲三巴考初平元年劉璋尚未

嗣位趙韙亦未爲征東其誤一也韙欲得巴舊名而乃以子龐羲其誤二也建安五年羲已屯閬中則是固陵太守非巴也其誤三也不知趙韙但分巴爲二至蹇允訟後始分爲三譙周巴記曰初平六年趙韙分巴爲二韙欲得巴舊名故郡以墊江爲治而割安漢以下爲永寧郡按全氏此文據郡國志註也而割二字全氏所增竊謂本文當以治安漢三字連讀其上下俱有脫文建安六年以蹇允訟分巴爲三爲三二字全氏所增亦以永寧爲巴東閬中爲巴西墊江爲巴郡郡國志註引巴記曰建安六年劉璋分巴以永寧爲巴東郡以墊江爲巴西郡不言巴郡此閬中以下十字又全氏自爲說如此是乃三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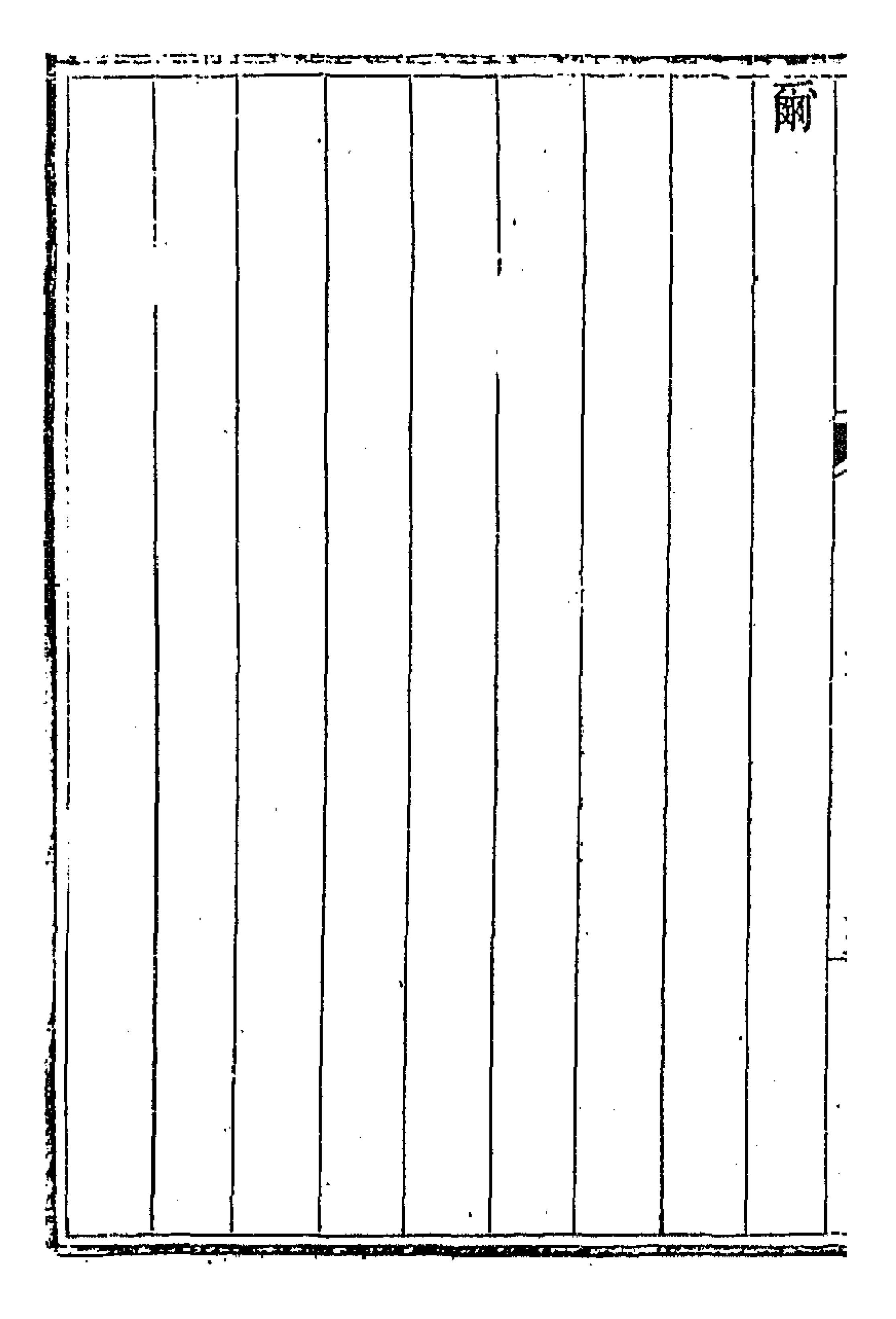
分置之次第也全氏之言如此然以予考之常氏固未嘗誤而全氏讀華陽志有未審也華陽志稱征東中郎將安漢趙韙蓋韙固安漢人也欲得巴舊名者爲其鄉邑欲得巴郡之名也故璋卽以安漢爲巴郡治下文又稱魚復蹇允白璋爭巴名亦以魚復屬固陵蹇允又爲其鄉邑爭之也而璋遂改固陵爲巴東且三郡皆被以巴名以杜後之復有爭之者全氏未悟爭名之意畧安漢魚復等字不讀遂疑韙欲爲巴郡太守璋不當以予龐羲轉以訾警常氏其誤一也今更以地形水道證之

常氏謂墊江以上爲巴郡治安漢後爲巴西者今重慶府合州西北至順慶保寧二府地也涪江東南流至合州白水江自其西北來會所謂墊江以上者指白水上流言之也自是而東南自今重慶府巴縣以東至忠州所謂江州至臨江爲永寧後爲巴郡者也自夔州府雲陽以東至奉節所謂朐忍至魚復爲固陵後爲巴東者也劉璋之始分郡也江州以下之郡無巴名故墊江以上爲巴郡可也建安之易名也三郡盡繫之以巴不得不目墊江爲巴西而以其東南二郡西爲巴東爲巴東

也名有可以意爲者此名以東西之形則不可意爲也
乃若全氏之言始終以墊江爲巴郡而指安漢以下爲
巴東曾不思安漢爲今順慶府南充縣地在墊江之西
北何以稱巴東其誤二也常氏謂徙龐羲爲巴西者謂
易其巴郡之名爲巴西非移其治也譙周謂劉璋以墊
江爲巴西說無異於常氏也全氏旣徵乎周之言又輒
易之而以閬中爲巴西墊江爲巴郡何也將以龐羲爲
巴西太守而屯閬中邪閬中正在墊江以上言墊江而
閬中舉矣本屬巴西何惑乎其屯之也將據晉志巴郡

治墊江耶後來改屬不可以例前也且全氏直以巴西一郡之地析爲三巴北閬中爲巴西其南安漢爲巴東其南墊江以下爲巴郡而於東南諸縣若朐忍魚復不能更言所隸將盡屬之巴郡耶則與晉志又不合進退失據臆決而已况三巴之境閬中極乎西北固陵極乎東南全氏乃謂義屯閬中則是固陵太守尤誤之甚者三也若其始分郡之年先後不同水經註兩述其事一云初平元年一云興平元年此據永樂大典本當以興平元年爲是陳志二牧傳是歲劉璋爲益州牧以趙韙爲征東

中郎將正與常氏之言合而酈氏之舉郡名與其境皆本諸常氏疑華陽志亦當爲與平而今本誤也常氏述蜀事亦必本諸譙周而巴記久佚僅見於沈約劉昭所稱引者趙𨖚之名或爲趙穎固莫詳其是非而劉璋且誤爲劉緯又如初平止於四年而巴紀有六年𨖚仕益州而巴紀以爲荆州周生於漢季時世相接必不舛謬至此古書傳錄類多譌奪周雖降國駑臣哉亦不必據二千年之闕文還相析難要之三巴之分其郡名與其境皆當以華陽志爲定而全氏輕詆之竊爲之辨誣云


爾

答程春廬書

春廬先生執事昨承示大箸命盡心勘讀悉意言之敢不承命謹案浙江四塘注云下塘河出臨安縣南溪北溪合爲西溪東流經餘杭縣分支北流爲苕溪又曰西塘河自苕溪北流經德清縣西納出武康縣之阜溪北流經烏程縣歸安縣西納出孝豐縣經安吉縣之龍溪河與出長興縣之四安溪合流入於太湖其東流者爲西塘河入江蘇境合於南塘河儀吉竊謂此誤以霅爲苕而失苕溪之源矣考諸圖籍南溪北溪自臨安合流

而東者爲東苕溪卽霅溪也一曰餘不溪而苕溪自出湖州府天目山之北龍溪河者苕溪之別名所謂西納四安溪者亦苕溪所納也而太湖所受苕霅之支津北流者凡數道請易北流爲苕溪句曰北流爲東苕溪一曰霅溪而西塘河則別爲之敘曰西塘河自霅溪分出北流經德清縣西納出武康縣之阜溪北流經烏程縣歸安縣與苕溪合苕溪出孝豐縣東北流至安吉縣西納橫溪河爲龍溪河北流經長興縣西合南溪東流與霅溪合分數道北流者入太湖其東流者爲長興運河

入江蘇境南溪者出長興縣四安嶺其地亦曰四安鎮故溪亦曰四安溪今爲南溪者舊圖云然因之爾又浙江三港注云三港一曰南港一曰西港一曰東港南港出奉化縣東流爲宅山壩壩下之水東流經鄞縣爲鄞江與東港合東港出奉化縣爲北渡江西納東剡溪東北流合於南港北流與西港合西港自上虞縣通明壩下之水東流經餘姚縣爲姚江東流經慈谿縣爲前江東流至鄞縣與南港東港合是爲三港口東流經鎮海縣爲大浹江入海儀吉竊謂以西港爲姚江是也而南

港非鄞江東港非北渡江攷諸圖籍三港皆姚江一水而異名以其自上虞東流入鄞境由鄞人言之則其西也故曰西港以其至鄞城東北分二道一東一南也故曰東港南港而北渡江者卽鄞江之源一曰甬江非有二也請易注曰三港一曰南港一曰西港一曰東港其上流爲姚江自上虞縣通明壩下東流經餘姚縣慈谿縣爲西港至鄞縣分二道南流者曰南港東流者曰東港皆與甬江合甬江上流爲北渡江出奉化縣西納東剡溪東北流合南港東港是爲三港口東流經鎮海縣

爲大浹江入海又甘肅坤都倫河注云額濟納河出山丹縣爲山丹河西北流南納洪水河西流經高臺縣儀吉按康熙輿圖山丹縣東北一水西流經縣北而東縣西南一水北流經縣西合焉今所撰圖本其形勢而舊圖以北流之水爲額濟納河源如注所云則以西流者爲源而以北流者爲洪水河夫額濟納河者禹貢之弱水也淮南子曰弱水出窮石山山在今山丹縣西南許愼以爲吼山隋志以爲祀山括地圖以爲蘭門山蓋皆祁連之異名今以北流者爲源正出山丹縣西南祁連

山是與淮南子合元和郡縣志云弱水在山丹縣南山下一統志以山丹故城即今縣治是以北流者爲源又與元和志合一統志又云弱水發源處在甘州正南微東山丹縣西南各二百餘里北流少東折而西今北流之源正在府治南境陝西行都司志亦云祁連山在山丹衛南一百五十里弱水所出是以北流者爲源又與諸地志合洪水河者攷一統志有洪水渠山丹張掖皆有之各溉田數百頃而康熙地圖於北流一水之西有驛曰洪水嘗度山丹洪水渠當在其地而其水道不著

於圖其通山丹河也無明文今擬易之曰額濟納河出
山丹縣爲山丹河北流折西流經高臺縣不及洪水河
者以所指爲洪水河者卽山丹河源非洪水也又湖南
涔水注云涔水由湖北公安縣之虎渡口分江水東南
流入境至安鄉縣入洞庭湖儀吉按虎渡河不兼涔水
之名涔水自出澧州境亦不與虎渡通流且二水俱入
於澧澧乃入於洞庭也禹貢道江之文曰又東至於澧
蓋古者江自荆州東南流至於澧者是爲江之正流其
後北江曰盛南江曰微虎渡河南江之遺跡僅存者也

自荆州東南流至於澧猶可得其彷彿攷諸圖籍酈道元謂之南江樂史謂之外江今謂之虎渡河者皆是也獨無指此大江支流爲涔水者惟澧州舊志云涔水爲岷江別派從公安縣入境爲四水口按四水之下流爲景港河分數道俱南入於澧一統志謂爲三代以前江水經流之處是景港河固爲岷江別派而不得以是爲涔水涔水者水經注云澧水左合涔水涔水出西南天門郡界南逕岑坪屯又東南流注於澧水胡朏明云岑坪屯在今澧州界一統志又云涔水在澧州東北又引

舊志云涔水出澧州西北潭龍洞其源名龍洞水一支
由龍神潭一支由石馬堰合流東南爲青泥灘竹根灘
又東會團潭水又東爲黃潭黃溪注之又東爲涔河至
州東入澧水其源流昭昭可按如此則非自大江分流
又明甚尋本注所以致歧者蓋由澧水過州治而東分
南北二道而虎渡河及涔水所入皆在澧之北支津當
先生按圖命筆時蓋見虎渡涔二水東西入澧處誤指
中間澧水以爲二水合流爾齊侍郎水道提綱皆按康
熙地圖爲之曰澧水經澧州城北分爲二派一東北流

有後河即涔河自西北來注之又東大江支津北自江陵之虎渡口南流來會其言悉與圖合當可依據又大著澧水注云澧出湖北宣恩縣東流北納澹水茹水拔澧水近出州境非自宣恩流入亦當更定而澧所會諸水涔最著請易茹水爲涔水其虎渡河分江入澧者或別爲虎渡一條或附注於大江條下伏惟裁定

與朱蘭坡前輩書

蘭坡前輩執事昨奉教以長孫儉本貫北史爲代人而舊一統志爲河南洛陽未審所以致異儀吉檢周書本傳正作洛陽是卽志之所出本傳又云其先魏之枝族孝文遷洛改爲長孫蓋自太和十九年詔遷洛之民沒葬河南不得還北於是代人南遷者悉爲洛陽人周孝閔帝詔所謂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稱河南之民者是也長孫爲拓跋七族之一必當自代隨遷從其土著則書洛陽本所從來猶系以代令狐李氏史

例各殊然儉之筮仕在孝昌中上距太和之末踰四十年其生於洛陽固無疑焉爾舊唐書長孫无忌傳新唐書文德皇后傳亦俱貫洛陽一統志擇善而從斯爲當已先生若著儉於代則凡拓跋宇文諸部落姓悉當更易無乃紛繁且繄虛名於本土劉居巢嘗議其非伏惟雅裁審其可否何如

答陸心蘭前輩書

前承垂詢以吳禮部集有過常山趙忠簡公墓詩忠簡墓果在常山邪詩云淒涼櫬車還倉卒書疏焚誰知尉職卑乃能杜使君者又何事也儀吉參考諸志乘則晉之聞喜粤之昌化皆有公墓與常山而三聞喜雖公鄉里然志以爲衣冠葬不足辨昌化即宋之吉陽軍公貶所也胡澹菴挽趙公詩有一堆孤冢寄瓊島千古高名屹泰山之句似忠簡之墓在粤矣然宋史本傳云遺命乞歸葬明年得旨汪應辰傳又云通判袁州丞相趙鼎

死朱崖扶喪歸郡應辰爲文祭之曰事已定於盍棺恩特容於歸骨是忠簡之喪逾年北歸又未嘗葬瓊也疑莫能明者久之頃讀李幼武言行錄別集云忠簡不食而卒子汾護喪歸葬衢州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與公有簡牘往來至是又擕酒會葬意可爲奇貨乃遣兵官下縣同縣尉翁蒙之以捜私釀爲名馳往掩取復疑蒙之漏言潛戒左右伺察之蒙之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令盡焚篋中書及弓刀之屬比至無所得公家賴以紓禍其事正與禮部詩合且衢守搆獄

卽因會葬然則公墓在衢無可疑者澹菴嘗趙公歿時亦在貶所蓋作詩時尙未得歸葬之旨耳言行外集又述魏元履客於章傑家會忠簡歸葬常山傑希秦檜意逮繫其家人劾治甚急元履慨然以書譙傑長揖竟歸夫元履與傑爲賓主不合則潔已而去其事猶易若蒙之束身小官不顧凶燄之及其身保全忠簡之家且使一時往來簡牘諸賢皆得免於羅鉗吉網之酷厥功尤偉惜史家旣佚其名而朋谿之錄亦不詳其里貫及他行事先生蒐采宋人集至博不識曾詳其人否禮部詩

中杜字似有誤抑尚有别本可校否乞教示及之爲幸

昨賜書以赴館未復小兒檢呈槐廳淸秘二書想已鑒

入安溪年譜尚容鈔錄諸城疏稾二篇先繳上

與張積石書

尊作以某君駁亭林書中喪葬二事覆加勘審凡三條中一條論除服與撤几筵不必同時最善其他似尚多未盡請列言之某君以王山史撫於所後父之妾張氏據喪服慈母如母及爲庶母慈已者及爲乳母齊衰三年小功五月緦麻三月皆有服而亭林使山史袒免無服不合禮經不知山史未嘗撫於所後父之妾也山史幼出嗣叔父其本生父母俱存長從其父入京師隨宦虔南見於山史本集可按也其所撰山志嘗述此事曰

庚申春予先君側室張氏之喪念至孝苦節五十六年爲之加禮免以從事仲復貽書亭林謂發乎情而不能止乎禮義非賢者所爲時予事已舉未之能從云云亦未嘗有撫己之說某君卽未考山史生平然亭林二書中亦初無此語不知某君何以云然也會議謂山史之父或兄弟同居山史未必獨撫於張能爲疑詞足徵讀書心細庶幾不誣前哲然既以父妾慈己從庶母慈己降一等同於乳母緦亦不爲薄矣又謂以張守節而加則小功亦宜儀吉未敢謂然服術有六不關其人之賢

否以守節而加服禮家未之有也此條似當更定又亭林所稱先祖有二妾及武葬之司馬域外者司馬爲亭林曾大父有賜葬地亭林之祖祔焉言域外者明不與祖同穴正如先生同域異藏之說爾故其下文云此江南士大夫之通例亦周官冢人或前或後之遺法也觀此二語其意可見蓋冢人所謂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者皆同在公墓之内卽與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其事懸殊又亭林謂山史云今諸母之喪爲位受弔以報五十餘年之苦節足矣若遂欲祔之同穴竊謂非

宜是亭林但以己之異藏止山史之欲同穴耳未嘗投諸塋外如某君云云也域字本作或从口羽非切戈以守一一者地也凡地有邊界可守者皆可言域故通墓地而言域可也但指邱壟而言域亦可也亭林所謂域外亦言先人邱壟之外云爾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賈疏謂未有死者之時豫圖出其邱壟之處是周官兆域亦言邱壟不過指墓地也至死於兵者不入兆域鄭注謂投諸塋外說文塋訓墓地是鄭云塋者即指公墓言之蓋葬於墓者必有兆域經言不入兆域

卽不入公墓可知司烜氏鄭注刵誅者罪人夜葬亦可

參證葢死於兵死於刑其不得從於先王之神靈也明

矣後世大臣罪誅不得陪陵葬殆其遺意與某君乃以

亭林葬其祖妾於域外謂罰妾媵同於戰陳無勇之罪

其於鄭君之注亦似未得其意豈某君直疑亭林祖妾

之葬將不與其先人同一墓地乎則亦已疏矣曩儀吉

里居嘗訪亭林遺事於崑山有吳君映奎者甚留意其

鄉邦文獻因得假鈔亭林年譜其嗣子衍生所爲也據

譜順治四年十月十日葬祖庶母黃氏於司馬公墓域

外西偏其云祖庶母者衍生寡學葢不知禮經稱名之
別當以亭林自言祖妾爲可信而葬之之地實在其先
壟之旁未嘗投諸塋外其事甚明白儀吉非能言禮者
惟以亭林大儒舉動得失恐爲後來藉口故敢竭其所
聞以俟論定又前代陵寢之制妃嬪無不異兆者三輔
黃圖李夫人墓在茂陵西北一里游師雄昭陵石刻圖
如太妃許賢人鄭才人徐皆別爲墓而昌平明十三陵
如成祖十六妃之東西二井憲宗神宗世宗諸妃之各
山各墓亭林所記尤詳某君謂近世陵寢妃嬪同入幽

宮者尤不可解也至某君欲葬妾同穴而取證於大車之詩大車陳古刺今所謂同穴正指夫婦之禮本不關妾而先生但以淫奔之詩斥之似尚未審連日伏誦大稟一一皆根據事理精意愼言惟此篇稍疎濶幸更裁定之妄言惶悚

答蒯表弟成照書

頃得弟手札適有客未及卽答潘氏宗祠節略沈閒庭所撰碑記俱讀悉記文甚朗潔以書賤名豈不榮幸但僕性不欲掠人美況潘君一老書生授讀鄉里積脩脡脩宗祠孝友如此何忍欺之弟必欲兄爲之不妨別撰一篇與閒庭作同寄去但欲初三日以前得之則又有所難者讀節略首言爲畢公之後繼言爲程孝子綜爲其始祖子孫徙居廣宗貝州金華處州大名開封東都翕州八傳至唐隱士師正十六傳至宋武惠王美據其

所指散處諸地州郡縣名雜出不倫大約多在唐時金華當云婺州開封當曰汴州翕州必歙州之誤而大名爲郡縣在漢乾祐以後唐又無是也東都之名累代建置不一今既以師正爲族師正隱於東都嵩山是唐之東都卽開封也何又歧而二之師正本貫舊書爲趙州新書爲貝州東都逍遙谷特其棲隱之所耳子孫因遂家焉未可知也廣宗之潘自潘尼之孫才爲廣宗太守者始而潘岳潘尼同祖兄弟也岳爲家狀自云楚公族芊姓之後河南之潘是拓跋部落孝文遷之洛陽魏收

官氏志所云破多羅氏改姓潘氏者也林寶述之甚詳
皆不得以爲姬姓今吳江之潘既云其先爲宋戚族南
渡扈蹕至平望其出於武惠近是武惠雖居開封然年
世遼遠前史無徵雖欲據林寶以爲代姓猶不敢況斷
以爲姬姓乎又言其始遷爲德昴其建祠始於德昴之
六世孫奭爽等其後德昴之八世孫有功爲陝西參議
道祀鄉賢裔孫諡廓而大之增置栗主自德昴至參議
八世俱祀之此於殷周廟制及先儒辨廟數非世數而
得祀其高祖以下雖皆不甚合然猶爲近代士大夫家

宗祠之恆例敬宗收族義從其厚君子與人爲善固有不必深辨者獨其後又云八世永爲不祧之主似九世以下不得祔祀竊所未喻今若以此爲參議祠則祀參議以上而參議之子孫不祔雖亦不合於唐宋私廟之制然於義無傷也乃祠之建爲參議之祖其不得爲參議祠明甚若以爲一族之祠無論大宗百世不遷即小宗五世之後雖有遷易仍各宗其繼高祖之宗未有至八世而其後遂不復祀者今之脩祠者自十二世至十四世皆有其人豈其四親以下皆不得祔祀耶恐執筆

者遺詞失當事未必然此不能不還問潘君者又參議殉節之事檢通志不見或參議是贈官耶如有家傳乞為索取又參議為德昂八世孫其於奭爽等四人孰為其祖又所稱某某有似名者有似字者亦乞屬其盡寫祠中所列名字系派寄來恐涉筆有當書者庶免差誤爾

與四弟泰吉書四首

十一世祖養素公配周朱兩孺人而舊譜於朴庵公不著母氏儀吉嘗攷之而未得是以妻陳爲述訓亦未之及也今日晨起讀存雅堂集有云曾祖妣周氏早卒繼配朱氏生我祖贈南京刑部郎中諱某然後知朴庵公朱出也亟書以寄吾弟應於新修譜中增入之儀吉以爲凡舊譜所未及詳而今所攷增者皆宜明著其所自如曩年與吾弟言我始祖貴四何公生元統甲戌妣夏孺人生至正甲申又大宗戍黔在洪武之二十三年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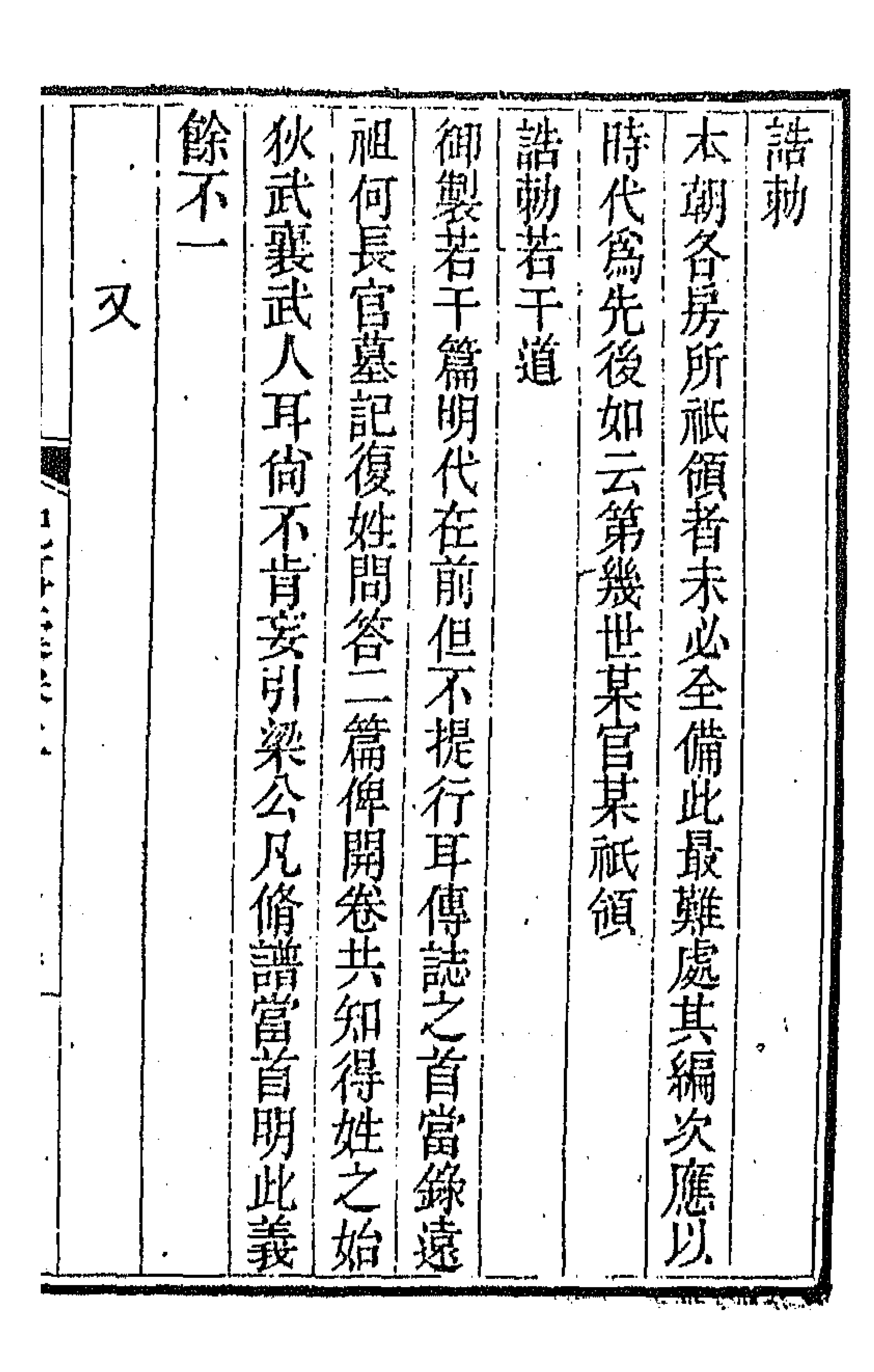
本於成化舊牘所錄洪武時丁口黃冊底籍此類宜於世系表中詳言之以示後人攷信而不惑弟以爲何如昨讀馮恭定族譜序其別有四首以例義曰世系曰世傳曰外傳曰譜訓其世傳殆卽家傳也其外傳以爲法史家之外戚傳此其意甚厚今欲效爲之苦年遠不易攷或先箸夫近而可知者徐求追溯積之數十年蒐佚舉隊稍有以慰先人寒泉之思以貽諸後世不亦美乎其譜訓卽家訓也今將助吾弟成之惟公私冗迫未知何時可畢弟所欲觀先世文字今檢出遇便寄南所輯

太常公年譜自不免隨時有所改定然兄亟欲看乞先以底本寄京爲望

又

渴欲得吾弟手書閏月二十八日華隱攜來仲春二十七日之札凡十紙讀之一快太常公配孫孺人曾祖諱暹今晚香先生手抄冊作遢者悞也鄭太孺人祖父事蹟具見於明史及海鹽圖經而高會之諱今始得聞幸甚幸甚俞陸兩孺人皆名族兄前所買平湖志未知今在弟處抑在寶硯齋乞檢覈列傳於兩家先世當有所

得海鹽圖經樊先生維城輯兄去年得之舊本也有曹仁傳洪武甲子歲貢是秋鄉試中式乙丑成進士選工部主事旋乞休歸絕意仕進自號知止生儀吉讀而慕其爲人今乃知爲我曹太夫人之祖也忻忭不可言此皆外傳之底本吾弟兄隨時蒐錄積以歲月冀得成編爾方洲集募刻疏今本已失之滄嶼先生序補錄文匯中矣譜系現在施功未知十得其幾長夏自宜以舉業爲亟稍輟數月功以應科舉先公所許族人所望也譜中



誥勅
本朝各房所祇領者未必全備此最難處其編次應以
時代爲先後如云第幾世某官某祇領
誥勅若干道
御製若干篇明代在前但不提行耳傳誌之首當錄遠
祖何長官墓記復姓問答二篇俾開卷共知得姓之始
狄武襄武人耳尙不肯妄引梁公凡脩譜當首明此義
餘不一

又

吾弟日讀先世遺書蒐採極博今欲約為一書述吾先人仕學槼範以示子孫而以其體例遠詢儀吉於京師敢不熟思詳酌以報但此事擬議極難非可一言而定前人撰著若萬柳桐陰無論好言夢惟即其體裁亦只是說部之屬儀吉嘗敎為之敬述先人遺言逸事二十餘條大抵遠溯數百年撮舉大凡亦不過百數十條然皆零星掇拾不足見全體如吾弟亦為之不妨彼此用心詳畧可以互見而弟所有志於思之述之以傳示後之人使世世思之述之者必須專輯數十卷詳慎臚列

不蔓不遺乃可垂於永久然如來札欲分門别類略仿日下舊聞竊恐采書不多複注取厭稱謂雜出眉目不清自不若如宋遺民錄之例以人爲主先傳誌後遺文詳略去取愼酌得宜當可觀覽此儀吉亦嘗爲之所錄祇及本支已積數卷題曰延澤家書味根亟稱其善今吾弟能合一族爲之兄所輯可不出矣前月杪精思十餘日體似無善於此間有窒碍須商者隨時札知可耳吾弟更思之以爲何如示我爲望

又

弟秋試竟不入闈毅力可佩四百年著述責在吾弟勉之愼之弟姪輩試作略已評論其大兄稟中然科名正不必急急所憂者質隨於習變化爲難失意可弔得意亦可弔耳言之喟然兒輩近課荒廢講書正苦無人每日生書理書外並無日程可錄者聞銘恕姪文理漸通宜因其質之所近專守一書日爲講貫數十百字講法詳畧淺深亦須視其所到之地位總以學生心開目明乃爲有益未講之前先生先須虛明其心平定其氣大義了然胸中而徐徐言之無支蔓無浮雜以俗語詮解

古書要令字字貼切得上替換得出隔一二日間令回講以追其用心前後互相發明互相補救者摘令思索以開其見解有進境勞以紙若筆勿多與錢使長而貪財雖通何益弟用功密切閒話亦應少說閒氣尤宜少動中年精力并注於欲為之一途尚未知其得成與否彼此交易無負分陰也世系已刻十之七八竣事幸先刷寄一部為望我家自嘉靖己丑東畬先生請告歸始輯譜乘定為四支其後代有增修至萬歷丙申始付剞劂自此以後至康熙間始有耦莊先生之栞譜似亦在

五十五年丙申之歲至今又百餘年始有此刻此中丞伯父尊祖收族之盛心吾弟力任其事遍觀厥成不勝額慶至傳誌狀表之文欲依少宗伯公所定體例編葺續乘志則善矣然爲之甚不易蓋搜羅不漏一難也排次得法二難也此二者雖難猶易若夫參證事實衡準義理去取盡善而後出之此難之難者若紫雲先生手定之本庶幾協於理矣惜所定無幾若宗伯公所鈔並未動筆非果以爲字字可信今傳後也如某篇且有斥其僞體者何止句斟字酌而已耶然則不經一番細心

審定斷斷不可刻竊謂此時不必定如何編次之體例且可專事蒐羅見一篇鈔一篇以類相從寫出幾部校勘無訛存於各房以待後之徐定何如關中寄銀刻世系有餘以爲鈔胥之資更有餘則族中公事待用者甚多亦不必急於刻此且四百年來舊譜並無傳誌附采然遠自宏治正德間文字至今無恙其所維持豈在梨棗否則徒供庋閣亦無益耳此語吾當告之恬齋更乞弟與味根詳思之愼行之質諸學山雲壽兩兄以爲是否惟吾先世諸公未有傳誌者弟文筆簡質及此蒐采

訪求之時能補撰家傳若干篇尤善其體裁不妨稍詳以爲他日删潤之底本不必拘於望溪所謂古文義法者轉致文成而事隱但據事直書語意明淨郎是矣外一冊皆此間所有傳誌之目錄吾弟庚辰年似已鈔去或有未備乞示知寫寄可耳

答本之從孫聚仁書

望信已久連得正月廿一日二月四日書稍慰而官事交割猶未了甚念甚念今瞿君又以鄭公新選龔君聞英亮練事當可免於轇葛矣僕之近況無可言者來札安貧樂道四字如何可當足下殆以是鐵厲我耳人生境遇推遷正易於隨俗汩沒之際不得不時自猛省一年來欲歸未能欲留難繼然吾爲信天翁已久亦未嘗腹中果作鐘球鳴也一笑三國職官表正所訪求者得之大喜連日披閱甚服其用心之勤而惜其牽於經緯

之體分隸處猶未盡善雜號將軍尤棼如亂絲而吳之
平戎蜀之安遠俱重出其安遠一註王嗣鄧方一註蜀
無尤誤也僕前年錄蜀官名一冊取以相校錄尙書事
脫姜維又如太子家令太子僕中庶子舍人見於蜀志
者五職凡十有四人而俱云蜀無攷不知何以疎漏若
是又如魏官品所列諸職尙多未采入者品秩又往往
不同恐猶是未成稾本孟慈中道殂殞其友未暇審定
而遽刻之耶然有此編之薈蕞掇著會要異同參證藉
以差免疵謬足下惠我厚矣謝謝僕於去冬得蘇齋所

評宗伯公詩集其歸舟逃六首評云此皆不可磨滅之作中逃亂中強笑及七年素帶等句評云眞語惟予知之又云此等語惟予深知之其末篇評云天地之中聲也登燕子磯望金陵一篇亦評云元氣中聲而於安橋張氏宅贈德音德本兩秀才及在京師寄懷二汪之作儀吉夙誦彻以爲元氣中聲者翁評尙未之及其濯纓亭晚坐詩小宛之遺音也而轉以未聞道相訾謷此不可解者豈先生直以艮背爲道邪他評幽莽處尙多服力殊不及樊桐耳渡江秋野日疎蕪寒江動碧虛謂先

公嘗謂翁先生云得此夢中句後始悟杜公接聯之妙此皆關於公之遺言軼事我錢後人所當謹志之者此書足下前在京已聞之今幸得之昨以寄贈警石弟到日足下可往觀焉又有翁評樊榭詩惜為他人得而僕亦借錄之矣京邸春寒頗久日內始著薄棉足下旅次悲憂惟善自將衛不具

事稿卷二終

男彝甫謹重校刊